補續全蜀秇文志

補續全蜀秇文志卷之四十

黃岡杜應芳　裁訂
景陵胡承詔

文類

謁文宣王廟文　　王十朋

惟夫子之道一以貫亦奚問乎邇遐不陋九夷而欲居行乎蠻貊如一家合坤維文物之富人才之盛有洙泗風而無媿於諸華苟非聖教之旁達豈一文翁能化之耶其一介書生蒙恩帥巴媿無果遊藝之才

可以從政而亦粗知富庶教之何加若夫事賢友仁與學道而愛人也固不敢不勉所欲與諸生共勉者曰忠曰孝曰恩無邪

蜀昭烈廟文　　　　前　人

嗚呼東漢之季盜竊神器分岀者三帝乃劉氏有商皇度有光武氣有王佐臣無中原地以區區蜀抗大國二天厭漢德壯圖弗遂功雖必敗之四海歸義求安故宮遺迹可記君臣有廟英雄望淚歲月浸遠棟宇莫治耕來牧是郡邑而興嘅一新廟貌精禋薦馨敬蒼

觀八陣細讀三志我雖有酒不祀曹魏

謁武侯祠文　　前人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臥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褒字假人無死師一再衆吴魏可吞禮樂可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某受命天子來師茲土專觀八陣果至夔府廟貌雄存風流可覩旁有關張一龍二虎安得斯人以消外侮

祭漢先主昭烈文　　明獻國

維洪武二十四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二十八日敢昭
告于漢昭烈皇帝漢丞相諸葛忠武侯曰龍興雲從
君明臣良曠千載而一遇何會合之不常曰若稽古
寔惟成湯三聘莘野承筐是將咸有一德華夏爲商
歷嬴秦而兩漢亦能襲其遺芳偉中山之帝胄當群
雄之棲棲遡炎漢於東西特三顧於南陽情交雁於
魚水言靡間於關張綜岷峨控荊湘三分天下鼎峙
封疆信同心而協力祀當代而有光寧不加於休風

幸開國於是邦觀閟宮之新成兮歎前祠之荒凉命我將士繚以垣墻屹棟宇之崔嵬煥丹青之焜煌新規模於今日聚精神於一堂寄厥成功我心孔臧遣官致祭醴酒封羊牲帝與侯神其洋洋佑我蜀民降福穰穰

祭杜子美文　前人

維洪武二十六年歲次癸酉十二月某日遣官以牲醴之奠致祭於草堂先生杜公曰先生距今日之世數百餘年而成都草堂之名至今昔而猶傳乎嘗縱

槪之萬里橋之西浣花溪之邉哉草堂之故址纍纍草兮寒烟是以不能無所感也於是命工搆堂闢地一區扁舊名於其上庶幾過者仰慕乎先賢欸人之所傳者先生之遺編也而予之所羨者蓋以先生一飯之頃而忠君愛國之念惓惓雖其出巫峽下湘川罔不戀戀於此而先生之精神猶水之在地無所往而不在焉爰矢辭於翰墨寓予心之愉愉偏風醑酒尚其來歆

立杜工部祠祭文　　許應元

承　聖皇之景貺迓枝職於爽子勝赤甲之嶃岏歷東屯之遺址悼哲人之遙尤君委約於江潭瞻鴻濛之縯紛增累欷而洮瀾昔三季之末造閔斯文之墜地閔五采之寘延王風鬱其蓁穢惟夫子之淵淑秉至精於　上皇挺姱節之崔嵬吐昌辭之琳琅遭濁世之紛拏媿遭連以窘蹇顧江皋而戾止淹三年以東鶩瞻遺墟之遼廓歎禾黍之離離敞崇宮於北阜願招神以來棲山有椒兮沚有蘭靈之來兮雲旗翻靈兮靈兮泂縈兮巴謳楚舞神所娛敎丞重關不可

以遲徃神不樂此其焉如尚饗

祭鄒立齋文　陳獻章

嗟嗟汝忠不括其囊而晦其光汲汲皇皇不小其節而畏其折轟轟烈烈昔在翰林語默淺深孰識其心頃來兩海窮而不晦乃見其介業以耕興行以志成君子之貞貞德之幹毋受天損何命之短已而已而天道無知哀此孤孩死不辟險生必就檢是曰無忝北風蕭蕭雲鴈搖搖蜀道之遠觴酒豆肉盡此一哭寃汝無遂

同前題　張吉

嗚呼先生爲人可謂無負於天矣天之所以禍先生者何其深耶褫其官而奪其壽孤其子而寡其妻將不欲使斯人復爲善耶抑所以報之者日久爭定而後見耶抑將毀命物之道而聽其自相傾軋耶抑予奪之柄潛移於下而不得以自專耶若此者非予之愚所能明也先生沒矣夫復何言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同前題　楊康

嗚呼汝愚綴予以讀中秘之書倒分草疏而論執政

之臣置子以拔瀛洲之上冒為取禍而投烽海之濱子體甚弱奚宜遠行豈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子有父在家飲食貧豈盡忠於君而不得暇顧其親嗚呼是子之道如此得程書而不能久於朝廷匪子之志如此而不欲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埃塵方子之訃至予猶疑其未真其不然何殺元城於嶺外者竟一夜而斃竄子瞻於儋耳者卒不能不從之返輪既而詢得其實始哭於寢門而淚淚為之沾巾嗚呼傷哉痛子妙齡

祭宋景濂文　　張肖敘

先生學究天人之際道迴濂洛之宗才優經濟之具志存禮樂之隆于天造之草昧乃嘉遯而居眞遯吏職而不居人龍用以采脩綜百家之遺旨馳六藉之秉庚觀其四符入樞十五微之著蓋非徒蔫神於藝文之囿而實欲趾烈於三代之英遭元運之告逝當眞主之龍興肆彌綸以干珋乃眷最而揚翮班學士之清秩亦奉常以援經紓黼黻之鴻猷宰文章之正盟方　君臣之同樂樂夷夏而欽名師大雅之明

哲遂乞身而宅畔何鴻鵠之既來而縉紳之復要紛殞身於遐荒樹狐魂之築氣寧首丘之悲懷同湘纍以奠飄零鳴呼遺老而鳴伏兮固哲士之恒也際泰而覩閱舒非凡眾之所明也歷年禩之淼邈煥耿光其君生播盪奚於衍淮衍道派於婺城雖秩璠之異尚靴品德而不京剡小子之固陋寔是蹶而是綿瞻遺像之奕奕粥既饋而沾纓蹊岩邈以致奠表來者乎休嶚

祭文靖公文　前人

昔孔子有殺身成仁之訓孟子有舍生取義之箴而先儒繹之曰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於予若正學先生之死非所謂殺身以成仁者耶非所謂舍生以取義者耶非所謂成就一箇是者耶蓋乙丑之變靖難之師入矣革除之君亡矣文皇既踐寶祚親則高皇帝之子也非若異姓之革命也非有市朝之遷易社稷之變置也人心依戴縉紳比肩而事之而先生之隆德重望文皇與用事左右之所傾慕而必欲致之者也使當是時於所謂曰仁曰義曰是者見

之不向而排之不坐未有不[illegible][illegible]而就之者矣何及果喪而行援筆而慟書詞以絶命不忍一部之草而其以其身裂肝臚膚而使親族八百四十七人若相從於魚肉也盖先生之生也應太星之祥宜其出也赦 帝皇之眷文足祖蘇黄而不屑爲學必宗濂洛而不遷止方將窮源洙泗而比續伊傅使道術遊聖功賛二儀斯已矣至抱夷齊之介而徇死節之名則先生之不幸焉耳古稱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若先生之死其謂之鴻毛乎其謂之泰山乎 文皇

嘗語人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　仁皇亦曰若方
孝孺輩皆忠臣也以三聖之言若是則奚俟于久而
後論定哉於乎先生之仁成矣義取矣是就矣死且
不朽矣而天下後世猶致恨而不已者則以九族盡
夷而使千百年之宗祀不血食也嗚呼哀哉徹也生
同桑梓誦先生之遺文跂先生之芳烈未嘗不惻然
而悲潸然而涕也乃今持節劒南實先生流寓之地
顧瞻廟祀其爲悲也涕也又豈如恒情而已哉乃原
先生之心而告之幽宜其之中其謂余知先生也邪其

謂不知先生也邪

祭蜀成王文　　余承勛

於維蜀國賢王奄禋朱邸麗精誕慶於金維濬哲玄珪景祚延輝于玉牒珠聯寶系繼体垂裳游浸厥潢承祧握璽親如盤石結岷峨之固以爲藩位絶分茅約江漢之宗於同軌允矣壯諸侯之屏翰居然享一國之尊榮巖嶷冀以保躬擅東平爲善之樂崇墳素而紛學陋陳思作賦之才盟沼飛毫圖披龍馬鄜波湿句綵絢雲章好古崇儒擬獻河間之雅樂修先功

國（王曾獻鴻金勅修大廟）載襲東海之餞緣孝思仰豫乎舜夔寵渥極踏乎堯睠發綸綍鳳發中賚於紺城宸翰標彙邁優稱乎宗老茂本支于百世與國同休錫土田以附庸保邦作則淑匹嗣徽以孚化哲昆蓄德以承熙懋茲天府之洪圖迪冠諸藩之丕構庶徽祥偲順氣旁行視履齊光穰休茲至魯厥綺都之阨衎言彔仙館之豫游泠景捌氛睨遐升乎虬輔參墟集轂嗟晏出於虎闈遺弓撫譪以號烏哀伎蕆魏而委素幽扃佇啓祖筵戀戀以威紆靈旟將馳扈衛遲遲而徙

廓拂巖松而泫露度巃嵸以嘘崗嶺揩寢園戒河山以藏客月沉泉殿終宇宙而棲玄廟肅肅而朝百靈君皇皇而衍萬禩此則　賢王先造物而逝後昊穹而存者也承勖屏君賤士世荷恩私授檢璽宮賦懋郢琢曳裾香掖坐讓校延遽傷乖遇而長離乃睠英風之不隕嗚呼淮南冲舉兮已化華胥夢游兮弗醒御祥飈兮寥廓儼陟降於紫庭挹瓊漿於北斗兮乘香蘋乎南澗酹蕪辭以寓哀兮昭彤纓兮如鑑

祭三賢祠文

郭　棐

維萬曆二年歲次甲戌秋九月壬申朔越廿有八日某謹致奠於少陵杜先生康節邵先生濂溪朱先生之靈曰於虖豪傑之生世也或顯或隱其道不同而息滯之流被也無久無暫其感則一惟三先生建貫于變其濱功有臺秋興有味龍門有述現瑞傑待之製作既與日月並輝光其間鴻不樂一緻不忘百折不推忠耿孤落之精誠又與川嶽同流峙立言立德奕禩彌光純節純心曠世相感顧茲祠宇思繫士民歲月浸緜榛棘頹圯某承乏茲土拜瞻惻然敬吉鳩

工蒞期竣事神庥斯妥聲香惡彌芳敬滌牲牷薄申誠悃惟靈昭假福茲垠萌尚饗

祭赤甲山文 癸酉七月朔日 前人

夔多火災民咸謂赤甲山爲崇也予竊謂神職在福民奚忍崇之敬具牲醪於觀文樓遙望山神莫而祝之詞曰繄茲山之嵯峨屹作夔門之巨鎮儼飛鸞之特起緬群峯之揖遜如龍躍於九淵若鳳翔於千仞何丹木之絮濃乃赤背之嶙峋彼閭閻之黔黎苦回祿之煨燼謂山神其尸之咸蹙額而煩冤予惟神之祇

孟著一方之靈者人依神以資于神神福民以膏潤何
利澤之非被炎潤以興斯患崇之應度豈正直
之所任乎願神之察觀感斯民之疾疹驅雷車之霆
銷癘火瘟之燄燔撲滌灰於界坳廓雄威於一衆人
籍之而忻豫物由之而於物庶賓寧于四坻歆休嘉
于百順罪惟愆尤廢之流言抑且勝于禮之芳聞惟
神其圖之尚饗

祭胡子平文　　　　曾三省

嗚呼臣子於君弟子於師義等在三生死以之

文皇靖難公致其命希直獨君公嗣其烈三百年來忠魂顯然　聖人曆服明詔寵爲日修俎豆日録苗裔　祖武孫謀善述善繼剏行專祠爾以祀方公出其門宜列於旁赫赫郡維視此正氣日月精光同流罔既公也伯夷叔齊亦擬離易有褒公其慰乎

祭張璲文　　徐化龍

嗚呼郡彤有遊人死留名死有死所死亦生惟公誕河山之粹氣毓越溪之精英奇節高風懷臨事淑慨慨不奪當其分所激衡瀚激光充其肉

稱北門之鎖鑰亦嘗鳴劍抵掌絕大漠以橫行既逆
酋之發難遂杖策而西征和門數語肝膽立傾語時
事腐心動色恨叩　九閽之無路談叛逆嚼齦立髮
願捐七尺以相從遂戎服而踰重關之險乃匹馬而
監郝月之營信明天日威肅雷霆望之者鶴唳風聲
而避歸之者簞食壺漿以迎既抵賊壘獨主齊盟時
投袂而作三軍之氣特揮戈而倡九地之攻義形於
色即衆怒群猜其奚恤威加於敵遂灰飛雹掃以成
功蓋聞初五之戰公獨搓旗助喊與賊相持者終日

功六之入公則勺水不下卒至勞形而漱精盡夫功之立功以此成者與嗟夫公之死非一端矣當其機可乘而輙失盟屢渝而無功其養虎而遺患譙禁窒而返耕縮胸者為賊所愚至不以一矢相加遺屑債者縱恣剽掠寧三尺若一髮之輕即走卒為之氣塞何況受命而監國之兵又況乎三月之間山崩水潰之與屍相枕籍之相仍公之死勞耶憤耶憂耶猶耶不然胡為乎以飄飄凌雲之氣不數日而大漸山之巔幽隣谷之聲嗟乎公則死矣亦[illegible]忍心之士

竟與山原之道殭同命世之容容碌碌者何限徃徃飽富貴而享功名頽靡蘭相如其人死矣千載之下猶有生氣曹蜍李志奄奄如泉下人何足爲生憾當五月望後義師漸老余且脂車秣馬欲馳入郴營而親取衙命者之首乃以家計而不果於行獨洒泣而草檄誓一死以激群情即大衆不無感動公獨搏脣頓足矢諸天日遂以一日而克萬仭之城然則公之死半爲國半爲我也余亦何心而不掩泣迈秋涕汍瀾而淚縱橫臨風一奠莫茹哀數語蓋半以紀公猶

國之讎而半以洩吾不平之鳴嗚呼哀哉

祭房張二將文　李化龍

嗚呼二將軍之死也經歲於今矣人亦有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于鴻毛如二將軍之死輕耶重耶夫逆賊應龍淫怒以逞荼毒生靈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既有年于今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封疆之臣滅此朝食豈俟崗哉乃數年來未有顯言誅之者何也懦者以私婪者以賄苟就一切之利而不顧國家久遠之害晚近那臣大抵然耳盛顯言誅之自

從將軍殆將軍提一旅援孤城豈足以當操劉之全
師顧義氣所激直欲挾逆賊而坐吞之忠憤身殲威
聲命賊所從來矣追逆賊卷土而來相以從事於頗
行將軍不沮不懾擁孤軍以抗勁敵又得謀勇但足
如張將軍其人者左右其間一戰東溪再戰四堆吞
聲一呼萬夫辟易所將寡旅潰圍歸陣何其壯也終
以力盡援絕鼓衰而散竟至以身殉城然其英風義
烈猶足吐憤夫之氣激壯士之肝亦已奇矣且自二
將軍死而後賊名不可敵之罪人豎必誅賊之志九

伐方張兩征伊始此非賊能死二將乃二將實能
滅賊也假令守綦江者非有孫將落落如二將實必
且與賊通必且爲賊請參其隣甲長其前曷突而竄
起席卷川巴李將王建前軍不遠即不然殺人者可
以不死冊者可以旨全營使人懍閉望之心戶比
齒馬老弱將擬賊旅綱當提地不及十年人其戒乎
死鮮陸沉豈足爲惜盡將之死非獨以存綦是矣
下理亂得失之關也則謂之亞於泰山是耶非耶嗟
乎人誰無死以決死以殉以死以爽於不命汗五日死

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惡以生無崇名死無令
縱徒百千萬數與夫如未生者直遺之臭矣則其死輕
也二將軍死既聞　天子立旌其義列將以極品賞以
延世千秋廟貌比於睢陽庶幾可不謂重耶龍既入
渝城誓衆則遁逃二將之義乃為文以祭之二將軍
有靈嘗且率纂城之厲鬼以殺賊賊始信二將軍果能
殺賊死乃益重也尚饗

祭宋學士文　彭端吾

嗚呼先生生於浦陽遇　上於集慶而卒於白帝乃

淫於華陽嗚呼先生胡為而至於此乃危疑憂患之小人也必其人嫉於幾勢誣謗無方不然則剛愎貪用才伎狂狠也先生辟官大半之代者皆龍門之旁流俗以俟乘危逐利者而庸負可謂知微而知彰矣嗜殺首戒當宁仁孝急儒忠元良春秋致刑賞中論韶略以興說爲臣乃在陳清心寡欲之對齊家悉三代不迂之長策詳存於案牘竊附貪忌行之狂可謂遇而不求於家事無隱於君側溫樹不對於行片言皆可私殺微語必求廷議九年不敢入一疑經

身不矜寵遊常可謂忠慤而誠莊矣郊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慶好律曆之經四夷貢宴齊賞之節勳舊卿士功德之褒幽顯百世之儀則定一代之圓方毋奏未嘗不稱善尊創燦然有紀綱可謂述作之煌煌者矣其賡獻仁主之頌音酒醉學士之章賜焉恩鴻厥泣咏應信納僉亮文綺隆固儲之訓襲衣備百歲之裝請老猶進其杖履屢寀勸發於明王可謂極寵眷而榮光者矣其獨攻文墨而不顧任事也蓋已懼權勢之扳附且奉勅撰文賜日本使而必却其金也蓋

已避外交之徵於是其不欲家私富貴而以遂爲子孫
計也蓋已慮寵盛之或戕而卒以其孫慎坐逆黨疑
逮禍則發於先生所以防嗚呼先生之忠可信於六
帝之平日而不能無疑於倉皇先生之信可令　備
君爲之援系　國爲之齋訓而卒無辭於　帝之
中嫉嗚呼知人 帝猶難惟先生料敵人不可測誤
帝帝不可測焉得不設其弱事勢至此亦不可得而
嫉矣嗚呼先生不能全始終於　高帝殆難得於
獻王孤不幸族殞於變子眉猶幸孫遜於難以慎不

乎顏閔於震位擇猶若續濟於坤方端若樸纘訪古過寧存于憑先生之丘而尚嘗慕先生之道惜先生之亡而為先生尊凝滯於九地偶幽沈於一隅也嗚呼尚饗

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之四十二

黄岡杜應芳裒訂
景陵胡承詔

雜著

遊旌陽道院疏 德陽縣舊志　宋　張浚

游空門出因逃儒而歸楊得意飄飄更避世而合品昔葛德侯之故宅又傳東老之詩仙幾年過城南誠老栢樹一日棄人間從赤松子旌陽斬蛟第二劍有時重來揚州騎鶴十萬錢于何取辦諸賢樂與勝事

便成三千年歸城曾共承摩于銅狄七十二福地誰知此施于今公

德陽縣學古迹存　　無名氏

因石爲井以庇宮隊依江之巷亦及飛簷鐵柱橋清江之齋瑜岐古澀之箭入泊蔵象于瑠璃玦月佩以終夜泚天祭之方春信香蔘之井色極深遠而自然凝其樹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余南征北鼓里支念傲與蛭蠖逝將去而又顧茫江流以根因桃此刻二百相迎筆十八遺迹絶似宋人余存之以俟知者

渫役

黄煇

蒙宿于劉於介幾公俗渫之役議當幾三千金毋乃已侈乎介幾公曰昔知俗冀大乎是何侈之云夫都屋也石渫垣也近渫及抵廨壁也石渫距抵廨不四十丈抵廨距東門只八百又東門內則府廨也往時石渫東猶存七可數未底乃至水近渫如之然夏漲絕渫並戟城脈猶歲苦循雪今渫內外無冬夏皆水也渫不復循數歲也石去土墮比者業十七八是都將無垣矣水初生輒入渫並孔東城門何況大漲今歲

水幾入城近梁抵胸此者亦十二三是城又將無壁也不亟不堡其何能屆蓋江既暗移半身於梁之內以日剝城肩矣雖寇踰攀穴壁主人猶熟睡不倉意水曰一夕歸梁而西捲砂瀉破近梁抵胸攻東門以為江身勢不至魚耶不止謂之且魚也而猶乃不容雖再萬金何及焉以三千易再萬金節取後邪豪需子俶然曰若是則工既晚矣子曷不蚤言之介幾公曰二十許年來僕言之吻燥耳無聞應人蓋慨且以倦僕順樂盜不忘止惟狄西周公會館小石梁若干

文乃稍崇抵牾自爲說冀後之人有續也以無忘我
邪今又十餘年矣夫小續之良愈於無無預非僕所爍
吻言者何也疾深于不洽壽方記能全蒙用公可謂
有意其說續修也以施于往日舊梁初成之始及其
月新梁既成之後而可矣今仁人之心疴痒吾郡也幸
甚將爲一勞永逸計以且孰斟酌博聽采唯恐人遺
智物遺力法遺憾使後之人復笑今冊入語不云乎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茲所宜續者拙齋朱公之功
也往朱公爲梁有記并甚敘之曰梁北未盡而南果

盛是役者若干丈其事也並以告後之君子甚矣公之
在民遠也使公迂猶緩必日亮之後人皆朱公孫何
至不洽乃令今議增北高之延南長之固朱公指也
瓦石淤泥而西南之斜為橫梁闊於東門之舐腦以禦
水衝亦朱公橫築土堤意也初壞壩壬寅以往水從
東北來齧城之肩卑小北門外盡為水至議遷城以
避其銳倪而日遷城無護城既便遂決意築之先是
舊有堤防公嘗為近築于小北門之衣胸擬修長堤不
果朱公獨創遙堤以捍水於外不然朱成漲溶土淤水

去城始稍遠夫諸公方抗宿於其災之城下公乃亟
其吭於數十丈之外督矣哉迨甲辰入計還又續築
南之高廣倍舊人目曰小石梁而因小北門之近梁
延修于小東門以屬于大東門之北爲城近護又爲
兩抵勝于大小東門舊梁垣之近梁抵勝壁之而郡
始得屋中間爲石子隄三椽樁竹篾補縫之而下隄
以横土隄但未及川石耳衝港埧旂壞息長炎察于
梁之爲也無遺書故仁不難慮始易不難顧置桃安
僕之民而後乃粗息肩意猶未竟以俟于後公可謂

能爲邢命矣蒙需子曰偉哉朱公之功我也然十爲歲常修梁江横日甚奚以故豈梁未足爲邢右乎其數歲不修也亦云有以子以爲奚若介幾公曰嗟乎自前諸壬寅以至今茲邢安然踰一甲子梁之爲邢有也大矣然梁不能自有賴人有之其歲修而無益也人不能有梁之過也自舊梁成而梁之外復護以竹簍土匱簍夾江勢遂東西高則東下勢也梁成數年而浮橋與橋頭石砌必置夯而置隄以培梁梁之水猶可數存乃至水也亦以是故其後橋圯日益減

小不能禦江乃置石於東岸以取石子使故東岸漸高
江流漸西梁東土盡無冬夏皆激于水夫梁害于江
若循隙冠尺寸必與爭始事者惟恐江之不東也而
後之人乃若惟恐其不西智之相去有如此者以故
夏漲激梁梁根兀兀怒波雷注梁內之阜出爲大港
于是梁腹皆若水矣以區區之梁而日腹背乎水其
頂幾何雖然郡之迫害而幸未即害也猶頭梁之腹
背若水也若之何棄梁而不之修耶瑤滌其隆不罪膠
者之不能而猥謂隆無以爲亦與于惰憊之甚者也

夫梁之創也石必巨砌縱橫回互必法合縫必用油灰而面用石厚數重梁必間用石子稍若黃土耳其後之者不承禮惟石日益小砌日益苟且面面包砌唯一層石中皆沙土狀正如餅餡然可謂僅同兒戲矣水激沙流石土潰散江之梁何啻蟻封哉工曹按籍而稽也曰某屬也下符徵之修不覈其必堅也所屬攤費而進徵無何曰完矣不懼其御也也畫工者取塞故事乾沒自潤而不任受罪工人利其復有事而惡地之不速也若石猶棄然劾于梁舂于水

矣上下相習以爲固然曾不之怪或徒私指笑莫肯訟言爾言矣不爾見聽也計每州邑歲費在官者少猶不下五六十兩鏹而私爲科指又數倍乎此自甲辰至今一甲子每歲在公之費無慮五六千兩過十歲則五六萬兩矣而私科數倍不與焉嗚呼此非吾民可愛之脂膏耶奚民之脂膏于梁而不能爲梁有合十歲之力以事邪而不能爲邪有其處費無謂孰甚焉而歲歲安之不見謂後所謂知三五而不知十也今將爲一勞之計以遺數十年之安而議費未滿

三千金乃反見以爲修甚矣人之不知節也夫節美德也君子務美其實而衆人徒欲美其名苟爲節之名而已則棄梁亦宜然梁何罪在修人于惡虛費之乖益初不任人翁費而以有益易之乃移人不能修之罪罪梁之不當修乎是愛目睫忘奎體而佐江爲虐也小燭大闇小嗇大忘今夫從察秋毫不見泰山離朱猶然又况乎餘瓛狃之愛毛也權其輕重恒然明燭附火半焦後逡巡背此流俗之所以爲僭濫也必欲禦大菑捍大患而謀于挈瓶之二一祭是妄漢可

然而新舊梁之修無日也彼長吏置而已耳仁人之
達觀不然寧其不如是之亟用而後將有不及用也
泰山鴻毛處其用于虛用而不能已其所不得已也
鴻毛泰山以費成節以節紀費節非一嗇之謂也其
必不可使嗇也猶其必不可使侈也側度適當相因
而不過是之謂知節節行而上下廿之要在乎知人
善任使以如是人幹如是事天下何功不可成而獨
粱乎哉當朱公之首事衛司馬亦以爲訾詈肆則而
公不動何也利大費小費乃爲節誠有以見其必然

者也蒙霜子曰昔吾不知修渠之爲節而棄渠之爲後也幸而啟予子之言顧則今所爲續朱公也者介幾公曰夫舊石梁在東近梁抵腦在西勢正如橐而忽與其底今斜起橫梁首東尾西以爲之底則又續修新石梁以屬于小石門湄公祠之南而横隄在其北勢又自爲一襲而西岸爲之底横梁與新梁皆系于舊梁而岐分如燕尾但新梁長耳是誠工之規摹也近梁抵腦地與幾究之頗易然必務堅如初舊梁敝極不堪將欲盡爲水宜聚力速修之石必巨砌必法

完其故而後另加高廣焉從前無横梁則水之銳不可殺將複戗抵腦横梁五十餘丈東盡首江身西尾抵腦之並而東勢及高于西十丈許及岌乎殆城宜先實西坳俾稍崇于東而後加之石則横梁安横勢難透迤而抵社狂瀾孤危特甚使内無要與土之可衙水將猝恣于其間而决圍以去故增舊梁創横梁必務實梁內舊之西近梁之西近梁之東横梁之北勢斜偃如牛角折而方之可三百餘丈業盡為一港以射城正所謂江增移其半身也者望之使人寒心宜亟

時河底流而平其凹乃畫罫而椿之因椿而篓之因篓而土之以篓乃豎之豎篓奚豎之椿必以椿長短必出于篓縱横經緯卑高相因夏水之闌入也泥樁淤直勁遏回旋如集旅陣以陷强敵不搖于此必搖于彼矣且其下又有横梁束之也一漲一淤借水益土彌淤利又在漲此兵家所謂因糧于敵者閘溜河至得亦倚椿埽前篓則江之埽耳且柳椿得水下根上抽數年成林枝葉交游繁密當益固朱公固常用之記所稱石子隄是也但昔雖以篓今欲堤為堅篓以

絡其衖之空于法若是備閉石堵隳修衖築地而價梁內者土根抵衖固獨以之而東溝水而畢護其外係可之五之三者相因之工也一時並舉總計百日工畧可觀是時夏水方尚未盛衖彌漲乎不能遽如新議丈尺之數而早一月得六日之工修數丈挑數尺之利此小東門以北之土所宜亟圖者也抵臘以前土故稍廣民居亟徐家匯者水嚙其址塌及樓屋充迫號呼控愬亟所良爲可念治水有次第勢必先土游傍爲捷深以障其北創在續舊宜深以遮其東

漸為擡高以實其內使民得遷其故居而亦獨爲治此小東門以西之工所宜次第圖者也然則石安取曰小龍門西麻石運難致且又不利形家言梁必黃土安取曰西北山之岸石子安取曰東北湖州是若瀨江可舟而至梁也已所捐渠不任重載且石巨抑不得細故舟必漸大小必堅工乃可計其卒十萬之石工試其尤所修為程旌勸罰惰俾各推為一責自為條任狀速圯者伏其深淺民必願而力者好取亦入之形則九岩十隊各聽其長長有保正必稽程不率

者畀毋貸爲害益必以時必如數使人各竭厥力利其用機器械之宜有仍者無改有敝者新其難易遠近而節度之俾工無偏苦法立令明賞罰不測而鼓舞焉若是者雖吏僕未易數也凡以與江爭耶也然猶未斗請循其本江身故由東北而南東岸斗偏鳴山之旋而西岸乎石梁泄湍之餘並浮橋繫維兩石柱亞在山下可用爲並其後流漸榻西南而東北旋爲洲於東石柱復歲歲附之橋址今去水已數百步矣滿流迫隘復東于柒江既失其身之半于東不得不敢

徙于西故毗衆泄怒而堉移乎身以攖衆之內今雖增修舊衆而水之西攻衆也厥已堉必欲以力東之雖爲堤不能捍遂抵衝而處此乎曰那之不能抵江也猶基隘於徙逝折其怒觸不順于其所欲發不能攖之以從我今大水之欲東其性也激浴而西其怒也殺其怒甚大若予之以所欲蠡東北岸旁有斷港焉水漲者冬猶丈江改流也衝夏亦猶蠡水也唯水落則四面皆淤土今所取石于者則斷港而西面欲塞東以實西也然洲不可猝盡也謂宜深濬其尾洩放乎

鶺鴒之亢而大疏其首遵永久之夏漲則流日低律游洲自關用分江勢而殺使專西江浙而還故身於東則西患益衰嘗試為我酹江神曰東君宅也西吾宅也吾還君東君還吾西不亦可乎江神必且受命矣良醫之洞經絡也救其下必徽其上標而本之於奏效也易此于工直半里於道若差緩而紓事君子必首為胥肩焉江身既闊如前抑宜拔浮橋故能復所蹴船以還橋舊覩橋頭石缸必置西岸者為今北亦梁之北兗也嗚呼法無必聖聖之存乎人人之可用

實難其機在任人之人尤在任任人之人今才賢輻輳方相與身臂指而竟朱公之功功宜長與安漢俱矣宋公甲辰之役今猶有存者從北處視石巨且厚層累井井猝難動搖使人大息想見朱公之爲人龔司馬訒齋公在梁之日多于堂雖風雨不廢誠心爲民視國如家古循良何以加諸近歲于屬所修梁雖大竹十許年猶在云某與史有心計所謀築必堅好梁心盡以石子曰況以容也莫如用石之棠又雜鐵片以欄收龍假令分理者皆若人何惜費虛而功不

立也今安知無若人忝哉叢書乎曰朱公之慮始艱矣聞所費官帑才六百金命工何如厥始費于官固宜衛乎介幾公曰時有古今法之意無古今善法法者意而不跡朱公時例用差役計十戶之丁糧而厥力所用夫匠總六千二百人壬寅冬工訖癸卯夏甲辰冬工訖乙巳秋陰夏漲外民實力在梁者可十四五月聚六千二百人之力而十四五月于梁其貲當何如唯出于民者不會于官而佚道忘勞故莫敢言修今舊梁址十七八修之視初工十五橫梁雖短而

而西包砌與近城抵牌婁等又增深之而長而實衆
內之大港淤東北岸之斷港實視宋公時無慮一倍
而議費乃僅僅稱乎雖其不用民力而纖毫皆出官
故出納重之命委任得人吾猶慮此費之不繼也夫
納六十年來暴殄之數萬金為最稱實用而讒為後
來杜無窮之費是今日之銖當前後之兩不啻也奈
何復戔戔愛焉必度君子必且為多方嘗之矣大都
天下事無甚利害固不敢輕害大節除害之利亦不
細圖之無期暮要歸于不得已求然而言之見其為

大早計及其已然言之何及與其無及也毋寧早計安漢雖小雅不乏君子之游外者日迫豈有太爺孰無奈江河不智苟日前而養害自貽不仁不為于猶可為之時而自令胥于溺不易之三者安漢之恥也而重以煩在位之仁人救之唯恐無及豈非天運循環仍値田辰時至事起復得司命而重造我乎昔者仲尼過朽門而趨或曰是久矣仲尼曰吾惡其久也不速將及閉門之火子貢趨之或曰後子貢曰雖不能救救無其忍哉夫乍見之最積為固然朽不葺故

焚不救聖賢之一邉一遊示與俯旋也如此有仁人焉易朽于上孰不心乎救如子貢者夫風雨在天何預巢穴而巢穴常先知之唯其害之迫已也故遇有所迫雖聖人不能避霧堯之見蓋竊比是重念大十年始復一議議而不詳殘費與虛費同則修之不竟猶無修然衆人又將以修為無益而棄梁不議顧坐尤乎職議者則安漢山川蒙恥何極故所為子言學祭不殺如燒燒之非誠知殺以然祭殺累黍之君子亦各有所取之也

眞如法藏疏 寺在順慶府

黃輝

夫道惟一耳教乃三焉鼎峙分趣開九乘頓無從內外性齊挽參本自混成奚煩瑩拂借如杜口雙林之座予欲無言合身一參之栖吾有何患塵劫終而眞空不壞死地發而太極自如起滅非眞有無雙遣所以分拘虛合倒爲五百之弓懸黍米珠界大千之界者也然摩揭寂場也褒深乎五漏毗邪嘿座猶力慳乎二門豈非絕代難來合消易遠不依名相曷開心宗豈卍字有羅紀忘旁正∴之文而就點失縱橫

義旣絕乎天書體復懸乎奎曲又況金輪密教香土
威音收乳三吞酪變祥河之水龍珠一獻炎摇火宅
之車徒拈如意之蓮無動破顏之悟靈山退席業海
詮航東西南北中天虛觀印度五千四十八卷自藏
音提亦可謂非人不行下士大笑者矣旣而化入臺
迴曜收神駿之轅與相金鋪塔撤祖龍之圖祥通漢
日識應周星白馬開基赤烏展翮遂而貝葉青雪嶺
之藍風柔外滌拔而滄溟之白月教均羅衛法遍脂
那譯潤音踪醍醐生于酥酪律論機別川月不廢滌

明以故圓對大玆救頭進後中開五葉拆臂傳燈何啚信衣反生妬惇遂至南能北秀割震旦之鴻漸頒類無著焉鳴分恒伽之桎影淵匠彌遠末法倍微慕散聖之無梯默律儈之有網威儀粗住正觀希開僅存懵欽之文見謂瑜珈之教互纏癡務橫湧愛波優音慚共命之禽神由突多根之樹想乖疕死緣絕鶴林然而彿仰衆生法原平等貧如亡子猶戀寶以寧家業至屠兒且棄刀而入聖鹿盧結習輒入無間鍾梵微音巳逼有頂眞諦世諦統中諦以偕中在家出

家會一家而得一莊嚴取性青影何居顛倒惟心空
孳僭見梵王植草靡借衡于鷲頭天女散花遽移觀
于鶖子鐵牛自臥金象長流若言極樂國定在西方
何以大乘氣覓歸中土作權乍實非合非開憑半滿
以兼支就幻值而引寂要以無文之創吹回有漏之
因合相雜詮印心仰得機雖分于初鈍味豈擇于中
邊遺戀則相好幽遐感至則慈悲冥契匪私開士抑
納群流且如損米為炳則魔銷向陳若佇警則仙
岑翘識何止太一像盛齊由余之藏識魚山梵唄窩

子建之掛心者哉蔚究真如等者劫外之名監也竊
相分兆琳滋奮淵凶猶膽禮古剎依依願成實猶虛
勝遊有待絕坊寂寂未窺三藏之全香也惺惺企受
二曇之譯乃有齊問莊嚴法侶編鴻風炳信心同盟
願力以為　聖明御運三百餘年大地法王普天慈
父如茲精舍並蜀積若大夏南膽但羅來路雖趣
勝乎邛雅屯山崇乎光明猶復玉氈鄉來琅函運至
而況劍變之間近關蒸渠之藏逝遠非有流波懸度
之勞大海杯浮之苦寧能重繭不致金伊弗金版雲

封瑤京天接匯假脩檀之眾嚐扶顯密之輪所望善
男子善女人君等官君長者從歡喜地盡被慳塵掃
堅固香先乘施度持善財之壒露增法寶之山河班
謂君娟乃明信授託以奏上之花報種方等之根緣旃
使億旃多羅況摩騰之再至祈香鳥蹟儼羅什之初
飛行見十種香泥瑤壇逾羅幽依圓鏡飛閣嫋嫋滿
香浮妙嚴界路欣見死聲之悟乘此開律論之畏貪
無靜居士似有緇因紫城興要旋光直地鏡影觀天
今後方來玉豪不遠以茲此文字因緣布告北地檀越

本無錄衆相莫起分別心須知成住壞空天福猶幻
受想行識佛性若空過去一切導師亦復奔走默經
婆娑充宇者欲因標而見月非廢兎以守踪大都理
障義流向塵耳未了上根法器仰半偈爲多必若縮
總形出入希智齊且以熏禪染識傍依法達之迷界
妙積慈漸脫彌究之際押松枝拂子塵碎波何灑楊
乘軍持露源炎燄畢竟理耿襲表照徹機前永謝集
因煩惱猶樂菴羅果燄超勝界一義天翠竹影澄遊
戲貪三昧海呧吸香屑髮華蓋是吉祥雲江漢爭流

蓮遮徧成功德水不辭紛諍用表深心莫戀福田直
參道果願得三乘接引八部護持廣度有信有緣成
就無邊無量唯願正論常轉浮世相忘末法方興多生
有幸一瞬會經六十劫寸心能作百千燈勿以涯涘
之身自作界陰之苦戒定慧持切利貪嗔癡念泥犁
悟徹則多寶現前浮沉則求名退次標題諸品切須
記取陀羅經首尒時何以必安如是名法藏是號真
如是爲真如法藏疏

山書一十八篇幷序　唐劉　帨

余於山土著書三十六篇大率復物意洋洋乎無

窮自號為山書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為山也融者為川也結於（集作為非）其所者安靜而不動融於其所者疏決以（集作而）忘其反（二字集作返）故山之性為近正川之性為華為（二并）（集作融）是以處其結者有（集作為）君子處其融者為利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形為人民為禽蟲萬物然後受其字據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靜曰死嗚呼我苟不生乎天地先而未嘗用其形縱以出納斯非泥

沌之似乎故吾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我之不

爲萬(萬集無萬字)物嬰者而已矣

嬰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故觀數以象動則有爭殺

亂患夫數使乎手足故離吾之指爲五視其指而心

亦離則數數人乎心(四字集作人乎)矣故知指生六而爲有

徐生四而爲不足不足與(其大集作有)徐也爲贅不猶嗚

呼心既分身之有徐與不足也則爭殺亂患何嘗不

足盡(二字集作自)其數出

聖人竝其生以榦出光濟其身故其體之貴出於榦

木而後網罟不足於世也蹼蹼作以牢養象集作於會中故

天下忘身以自給嗚呼上古食而棄其餘榆集作熱而

棄其皮亦足矣是知聖人欲化而更亂其生聽鳳鳴

而吹管累象也故有象竹之聲者必有象皮之聚者其

集作然則造其籥嘀集作而恥設學者爲也故不世而未

造其象而恥人學者聖人也故未世而不出嗚呼更亂

其生虎爲一論鳳鳴另起江河鑿而山林涸以爲川既出而必伐

舟也舟既入水而竭魚相對市集作以其居泉而遠於

殺者也今則造聲去衆之具成是大道存而異其質大

道亡而運(集作進)其禍

利以勸(集作觀)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天下道薄

而天下去嗚呼爲利物所用(集作器)爲道亦不偏故始

受其應者終亦將以應人然則利盡而所畔者必滅

其後道薄而所患者貴不殺其孤而已

城郭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郭溝池以盜民(集無民字)者

則殺人也於不固夫有竊固之具必有功(集作功固之)

利而有利之物寇必絕其下是以[illegible]務安民以樂故

於野則無[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殺

車服麥縢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來事餘者賤奉
有車服必有雜佩有麥縢必有綵縶聖人既爲之貴
賤是欲轡農父子以奉不暇雜有杵舂吾安得聚而
舂之嗚呼教民以杵舂不若均民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能避集作時
弓矢也故射惡未及死而私械可以殺人於天下天
下從而禁畜私械者嗚呼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今
則不然反防人之討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職

廢也謂雷爲可畏則以畏聲聽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謂瑟爲可抑則以抑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哀集作衣也則有幽思之深砧聲之悲也去家日遠而聲之悲也嗚呼悲愁果在心也雷與瑟非常聲也爲學豈有厭故勞於農夫以其有過世也故佚於使人然而雖佚不安集作應學以其勞而未嘗逝乎是故死而不得止集作正其心苟有志者猶悲日月之易於人也故謂集作爲飛鳥走兎在其中

付大臧之鑰未必有信之友也夫取人之鑰必爲信

以人其中(集作心)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內故大信者不使人付(集作信)有道者不使人求棺衣之厚葬以王禮百姓不貪其死以其愛民不甚於愛身任財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於名則君子愛身不甚於百姓焉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利爵者樂修夫惡殺人與殺盜跖為仁人之心則亦召盜以爵嗚呼使聖人無意則勸善不以爵矣故君子為善不獨樂欲為(一作與)聖人而出是不見仁人之術彼爵以召盜乎

食泰人之炙則懐其妻子聞泰婦之嫁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亦疑天下之妻矣吾過富貴之門則懐其爵矣及聞泰人以爵死者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顧天下之貴矣

有惡雀鹿（集作爵祿）之甚者掃（集作埽）帚以驅雀結罟以禁鹿夫帚罟既可以驅物則帚罟必可以取物嗚呼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惡去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

猿鳥不過避澼灑以其有罬罬者必組組物夫能過其組

必有彼彼集作毆其心嗚呼髮之紅吾髮也帶之紅吾腰集作作也綠綠集作柳衣之紅吾衣集作身也亦是是集作不足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彼彼集作毆其心哉

約諸老春遊檄　楊玹

韶光明媚景物敷榮是條風布暖之時正華髮飄懷之候綠楊影裡喧呼喚酒黃鸝紅杏鄉中飛斝芽花紫燕猴發芳菲似錦青青細軟如茵景物娛人園林作畫拚播草欲狂之興粘烟蘿莫逆之交村醸溪毛莫孤負三川桃柳千巖竹杖共留連十里鶯花慨元

祈之者英手標渺矣思永和之少長觴咏依然飛羽
觴以適情樗蒱枰而信手輸贏不計深淺自斟知春
宵一刻值千金見塵世百年無幾日尋幽弔古人間
信有丹丘就短爭長郭外只餘青塚莫使佳節毋從
忙處過休言好花不為老人開圖一日當兩日之權
攻破愁城為上策覺今年非去年之舊不開笑口是
痴人明及晨炊早成星聚

春遊乘看橋塔機　楊　玹

錦城日麗玉壘風恬市橋宮樹藏鴉江路野梅毓豆

杏村桃塢酒帘一望綺霞擬蝶隊蜂衙春生十分墻

壺午儀使東山興發偏宜花滿柳州勝遊不必咸頻

頻供俱永堂嫩葉芽芳鮮可羨何須鬥茶盞香冽

地豈便是瑤池玉液梓澤蘭亭今已矣用臨江高閣

何處尋捲雨飛雲孟德周郎安在哉悲吊古名公到

底是殘碑落照彭殤俱爲妄作長短詠勿掛懷堯天

舜日有鶯花漢殿唐陵無爻飯逢場作戲得景揮毫

依爛熳以永筵花嘉徽而東橘雖梢菊蕭條之暮春堤

非北壯肆然海天空闊之醉鄉極有佳處長虹渡水

到彼岸而千紅萬紫盡濮春光而衲袈空步層階而四野八荒各呈秀色拚我登臨同放達隨人說說是神仙夙具八行特迎四皓

黃白君傳 萬曆庚辰作 張大齡 荊州人

君姓鉛氏黃白其字名在尚書禹貢古所稱州大貢人也天地之初有太易太始太初太素君即太素之苗裔兄弟五人君君其一元皇五相即君兄弟盖金寧天下云嘗緒繩提挺埒與所事君泊没以會運討崇伯子大會塗山搭登名入貢又取其族首山之陽

命大冶氏容成氏圖地兆圖兩之形封之大鼎鼎屬
有疾君者欲抵之河乃稍稍進七雄出爭迎君秦人
進君說六國游士六國士解如罔罔然從長樵君蹤
洛陽說其史嫂妻嫂匍伏非重季子重季子術有多
也秦并六合禁錮君遠族術得十二人立咸陽門賜
名翁仲劉項入秦君背秦歸劉項高祖得君賞其多
令聽出遊侯鄉侯侯進門楚亞父鍾離昧周殷爭雖
號稱得便臣哉亦有貳志已然出遊亦以雕君為將
所說得魏無知說乃解及吳王濞召致君家謀作亂

君進諫曰臣雖能樹立功業於圖歷世後久矣不能從王叛也答臣與彼人猶頓游見三桓逼公室今子孫無遺延越相宋公文宋公親謂臣大恙句踐之敗皆由不修德政欲爲雄强臣親事項王見其英勇蓋古一人死亦无體其處大王漢之枝葉能世修恭順福祚無窮臣請朔夕從大王命王君叛漢臣請去矣吳王不聽卒與楚淮南等七國及條侯一舉平七王無噍類君挈族逃漢捕之急至剛投江或云在平淮五陵邱或云金張許史陰郭馬鄧及布衣袁盎灌翟

昔蹤跡無定迨司馬繼魏有天下羊氏石氏與之

崔石弟愷延君於家閒多寡為戲君雖喜交此

三人而獨與石散騎親善石氏所欲若為立遂用是

驕為衆所疾亦其族君又逃匿愈無定在君大都性

倜儻不擇所主倏此倏去其亦嘗貽禍於人至有謂

君寡恩者相提而論豈君之罪實恃君者有君乎然

神明變化入土更精入火更潔入水更粹能分身而

又能聚能以身肖百物所至之地光彩逼人同天地

生後天地不老瞿曇氏謂不着亦慕其色化形而得

之老氏之徒得君一刀圭即白日仙舉蓋其傳大眞人哉當時與君稚長者如周天球白珩和璧隋侯明月珠漢吉光裘物不服後者逡巡退以君之化淚肌淪髓無論中外裔夷窮髮之地非君不行也所不與君遊往來者獨春秋間點隻顏回前則孤竹兩墨生漠有關西楊伯起遼東皂帽客寥寥數子他人得君一顧則欣然生絕然亦可生枚死出鬼入神天下靡嗜盡為君來天下壞壞盡為君往功德域樹無二豈不惟大眞人哉努為之傳張玄字曰昔太史遷述李

陵之禍得君一掃而盡哉脫纔登庭乎君竟臥王公
人人家不出其攻以遷為非人哉然亦不幸無要平仲
端木子貢者流為君言倘言君必出林遷上見君來
必有遷得不辱遷不辱必得上任用以彼其才隨地
與分就功名不過公孫丞相張車騎將軍吳中丞止
矣安得發憤數十萬言成一家史與孔氏春秋并行
乎宙間寧不過君或非不幸也君功德甚衙然與君
觀者不以身而以名微特已身亦禍來齋語云有甚
大者必有甚惡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花奴解　　前人

予以讀逍遥遊曰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夫椿即舜也舜木槿也木槿朝開暮落亦木蜉蝣而何華以極壽稱之此即芥納須彌之義予甚奇其說乃取舜名軒又裒集詩文題曰舜槿堂集客有見者微哂云槿名花奴奴爲賤稱不以名軒又以名集於義何居予尚未對客哂而去予思爲花奴解嘲見一丈人排牙而入翠袖玄裳朱唇玉貌再拜言曰不穀大椿歲星之精也其名木槿又名舜華刱開

收之本草尼父采于毛詩至漆園則尊之曰古有大
椿鄧林之材梓澤之卉會不得與不穀比隆君骨感
慨知已斤斤自守不敢比匪人汚名德爲厲華直君
玷至大唐中葉天后牝晨頻携狎臣來遊上苑一日
與發將幸玉津園侍臣奏云凍雪方殘陽和未布姑
待春暖花放以快宸遊天后曰朕據六合建九斿走
一檄于四方强臣猂虜奔走惕息靈乘咸命先天弗
違何物花神敢方朕命詩以促之於時百花之精畏
其淫威爭獻顏色輕紅嫩綠淡白淺黃婀娜旖旎嬌

嬈綿約天后顧謂侍臣曰暘春在朕口角矣吾獨抗
詞不敢變闕語吾念此死罪乃文皇先帝所建置頗
此伴侶乃文皇先帝所栽培茲羣華羽葆擁衛客衙
階諸臣寵幸堯而嗤惡必者誰乎實文皇先帝之罪
人此曾歷穢兩朝流毒九有弒君之后幽君之子殘
君之族絕君之統並大唐之新命著天下之忠賢醜
聲四張萬死莫贖必有承恥之心者慚愧祝之吾恨
不能枝化弓矢葉化刀劍其根所動其液爲文皇先
帝報讐而又拗公此秀忍恥強顏以供滑裂之峨亦

足羞矣是以寧斂吾尊寧哉昔蕭非護在前吾且不畏而况貶謫乎時天后頒所勅嗟曰百花俱慨慷本權何故反悖寃之離外貶爲花奴至今九百餘年無人一洗其寃感君取以名軒又以冠其藻製不穀腐草生光朽株再茁而持論刻薄有如客者更致訕訕弄累於君故不穀以其受[illegible]之始末爲君道之張生揖丈人而進曰慨自廬陵奔房相鄒受錮椒寢出敢鶴監織開侯思止告密之門以來周張羅織之獄私門與斜封之勑官婢騰鬼朴之祲讖天下士大夫誰不受

其龍絡丈人堂堂乎召之不來林之不懼似欲與魏元忠張說共窮而不忍與李昭德吉頊共處於朝堂似欲與姚元之宋璟同逐而不忍與來俊臣侯思禮其立於殿陛似欲與唐之奇駱賓王同死而不忍與宋之問宗楚客共遊於奉宸府挺挺大節貫金石通神明唐室諸臣陪輦遊幸者不汗顏而媿死乃同聲曰花奴是以為咲編雛也夫九鼎不辱于秦皇邪金刀不辱于新莽武帝承露之銅人不辱于魏明帝玄宗御杯之舞馬不辱於安祿山今丈人不辱於天后者

以無情含靈之物大者忠節數千俱蒙褒美子尚不改花奴冤哉子乎吾請謚子為節壽先生一明丈人之志一泰南華之旨子謂何如丈人愴然下拜曰不穀九百年前得非是為知己九百年後得君為知己知己可不謂難哉拜受嚴謚鏤心結草矣遂不見張生恍然非夢非幻召前客來莫知其處

書趙大洲會墨　　蘇惟霖

文肅先生一代法眼霖生也晚雖不及面承欬謦而誦其詩讀其書尚論其世不啻來往久矣嘗與江陵

張皮師共事時先生口無擇言皮師不露一字各行
一意水乳相函一日皮師微諷以況幾則作色而呼
曰張子尔一副臉吾一張嘴令俱入贊 黄扉邦作
此改頭換面語至今令人聞之頑懦立起賊鷹跋扈
狡虜鴟張眾朝噤不能吐舌而班列倡言行間籌畫
天子爲之改容六師爲之動色至今令人聞之忠憤
鬱勃先生何如人哉慕生有書畫癖採擇亦酷獨于先
生雖片言隻字如獲天球大寶不忍脱手也向以西
垣共事之誼交于文孫光大君爰其美秀而文能繩

祖武則可以先生遺墨知其有經世道出世道各吾
卷手書盈篋歲久為蟲魚飲啄凡人恨恨數年奔走
南北比從河間攻事回復有三晉之役從傯塵土中
忽從光大所得先生會墨讀一過文詞古樸書法遒
上夫先生之有文名舊矣而不以書著今覩其書嶽
骨峻峭金姿秀益大非近日名家所能彷彿先輩風
神宛然在目矣夫乙丑之歲新鄭之精神也辛未之
歲江陵之作用也言為心聲關係世運豈淺鮮哉是
目今與沈仲潤論德縱談近日文章之萎靡根于人

心之浮游不勝江河之感歸而得此讀至子貢學于
禹孤不足夫子守其一而有餘不覺拍案吐氣先生
横口所說高步所履游戲拍天風浪而中流自在者
不知視子貢何若至夫新鄭江陵與先生在伯仲
而况其問道也先生何如人哉奪攅急緩數語歸之
以俟觀者着眼云